

言情小说经典系列

小巷幽深 (畸恋)

[香港] 梁凤仪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言情小說經典系列

小巷幽深（畸戀）

〔香港〕梁鳳儀 著

寧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李晖

封面设计:黄杰

小巷幽深(畸恋)

〔香港〕 梁凤仪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.5

字数:130 千字 印数:10,000 册

1995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7-01252-2/I·328 定价:5.98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与谷伟青结婚是李婉一生的愿望与梦想，因为谷伟青是她此生无怨无悔的爱人，而伟青有妻子，有女儿，为此他一直徘徊于离婚线上无法给她一个名分，李婉在痛苦中等待，然而当他终于作出选择时，她却……

第一章

李婉总是做着同一个梦。

梦中，谷伟青分别掏出离婚协议书和结婚证书。离婚协议书是谷伟青与他妻子的。谷伟青温柔地揽她入怀，说：“这一回，你真的做新娘了。”然而就在他们穿上结婚礼服时，谷伟青的妻子举枪杀他们……

“砰！”李婉在第二次枪响中惊醒过来，进入耳朵的却是杯盘落地声，原来摊在她手上看诗集也落在地上。她有点不知身在何处，久久才知觉，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。这时静谧的山区传来汽车鸣声。

她从庭院阳台向上望。和梦中一模一样。谷伟青正捧着一束红玫瑰，打开车门，向她奔来。

一股郁浮上她美丽的脸，他在这样一个寂寞的午后来访，显然并未能安慰她空虚已久的芳心。

伟青潇洒的奔上来送花给她，并温柔的欲吻她。她神经质地推开他跟玫瑰，语气不悦地说：

“把花拿走！我讨厌红玫瑰，请你再也不要送红玫瑰来

了。”

李婉怪异而强烈的反应，使伟青如坠五里雾中。

“怎么了！你不是最喜欢红玫瑰吗？”

“我不要再看到红玫瑰，红色代表流血，看到它就让我想到死亡。”她紧缩身体，脸上有惧色。

伟青愣了一下。细心的他，这时看到撞翻的茶杯和落在地上的书，立刻体贴而温柔地拥住她说：

“我知道了，刚刚作梦了对不对？让我猜猜看，嗯！刚刚你一定是一边喝午茶，一边看书的时候，就靠在这个躺椅上，摇呀摇的睡着了。”说着边捡起那本诗集，是郑愁予诗选。他打开来，正好翻到那首《情妇》。“情妇？”出于好奇，他不自觉地念下去：

“在一青石的小城，住着我的情妇，而我什么也不留给
她。只有一畦金线菊，和一个高高的窗口。我想，寂寥与
等待，对妇人是好的。所以，我去，总穿一袭蓝衫子。我
要她感觉，那是季节，或候鸟的来临，因为我不是常回家
的那种人。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，我不是归人，是
个过客。”

念毕，伟青呆了一下。

“好象在写你。”李婉半惆怅半揶揄地说。

伟青失笑。

“才不象呢！我可是常回家的那种人。我是说，我们这个家，而且，我绝时不是过客，我是永远的归人。”

“不管你是归人，还是过客，但我终究只是你的情妇。唉！我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，过着不见天日的岁月，把悲伤留给自己，把寂寞当成朋友，除了等待，还是等待。”李婉失落地说。

“别傻了！你是我的最爱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——”

“别再做文章了，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。”李婉打断他，感伤起来，“我只不过比花瓶高级一点，比情妇好一点，也许比玩物更幸运一点。可是，这一切有什么区别呢？统统都是第三者，不管你叫什么，她们全是第三者！情妇也好，花瓶也好，玩物也好，老二也好——

伟青不忍地把激动的李婉揽入怀里，不准她说下去。

“亲爱的，别这样，别这样伤害自己。骂我吧！但是不要这样伤害自己。听我说，你跟她们不一样，完完全全不一样，你还不知道你对我的意义吗？你是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切也完全属于你。”

“不，伟青！我想清楚了，我们谁也不属于谁，说的残忍一点，我只属于你的卧室，我只是你的茶馀饭后最可口的一道点心！”

伟青一愣，呆住了。李婉仍继续伤心地说：

血糖太低了。”

李婉仍觉恶心，摇摇头说：

“不是血糖的问题，是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“是什么？”伟青敏感地问。

“我想，我怀孕了！”

伟青一愣，随即一笑说：

“你想，你想不算数的，要看过医生才准。”

李婉孩子气的反驳：“我就是医生，还有什么人能比我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呢？”

“嗯！”伟青点头附和，哄她：“说的也是，不过，你是个糊涂医生呢！而且你算术不好，常常搞错。”

“不！这次是真的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说这次是真的就是真的！”她倔强固执地打断他。

伟青只好由她，并爱宠地说：

“嗯！我想也是，怪不得又作恶梦又发脾气。把玫瑰也扔了，把照片也摔了，把礼服跟戒指全丢了，还说了一大堆神里神经的什么卧室什么点心的话，原来只是在害喜。”

伟青说话的语气完全在逗她。她被逗得也真的信了，有点催眠地露齿一笑，反而问他：“害喜？”

“是啊！再美好再温柔的女人，一害起喜来，也会吓人一跳的！刚刚你真的把我吓住了，我差点以为这回被你抛

弃定了。

被伟青这一说，李婉反倒不好意思，她笑了笑，又恢复了往日的温柔。

“伟青，我想要一个孩子，已经很久了。”

“那也是我想要的啊！亲爱的！”

“可是，”李婉语带隐怨：“你已经有一个女儿了。”

伟青豪迈地笑起来，“我还想和你生一个啊！”

“我只要一个就够了。”

伟青笑哄李婉：“不管怎么样，医生还是要看的，明天我陪你上医院。”

“不，我想自己去。”

伟青看了一下她说：“好吧！看完医生，马上给我电话。”

“嗯。”

医院里，陆大夫正认真地听着李婉话说病情，他一边看她的病历，一边点头。

头晕啊！常常觉得四肢无力、手脚发软，什么东西都不想吃，只要一吃东西就反胃，这种情形有好一阵子了。我的周期一向都是准确的，可是这回足足慢了一个多月。上一回，我只过了半个月就来找你，但是这一回不一样……”

李婉充满期待与希望的诉说，但医生显然冷静多了，并没什么回应，只是继续嗯着。

“医生，我一定是怀孕了。我说的这些症状，都象是怀孕。”她兴奋急切地自言自语。等她说完，医生终于开口了。

“李婉，这些症状的确是怀孕的征兆，但是，你并没有怀孕。”听到这里，李婉神经质地站起来喊着：

“不可能！你们的检查有问题，我的症状这么明显，我分明是怀孕了。”

这时门口出现另一位大夫，陆大夫看见他叫了一声：“浩之！”

杨浩之看了李婉一眼说：“不好意思。”

李婉立刻转过脸，怕人认出她，毕竟过去她也是个歌星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只耽误两分钟。”杨浩之仍对转过脸的李婉说。

陆大夫与杨浩之走到角落谈论一个研讨会的事。李婉乘机踱步到窗口，深呼吸，借以抒解情绪。杨浩之走时，李婉正好转过脸，浩之正面看到她，顺便点头礼貌致意一下，径直回他自己办公室。

杨浩之是这家医院的心理医生，他的门诊已结束，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后，他立刻脱掉医生服，换上西装。这时电话铃响起，是他的未婚妻田蜜蜜从机场打过来的。

“浩之你等会儿就回白云山庄等我，我在飞机上什么都不想吃，我就是等着要吃你做的大卤面。”

杨浩之好笑又无奈地说：“原来你是抓我去给你当大厨的。好！没问题！那待会儿就大卤面伺候了。”

“你不生气！”电话一头的蜜蜜反问他。

“那么容易生气，怎么当心理医生？”

“那你不难过？”

“那么容易难过，怎么当你田蜜蜜的未婚夫呢？”

“咽！这个答案我满意！再见！我的朋友在叫我了。”说着，高兴地挂断电话。浩之无奈地也挂断电话。

浩之离开办公室，走在门诊走道上，迎面奔来的正好是李婉，她掩着脸，但浩之仍记得她。刚刚在陆大夫门诊室看见她时，她好似很激动。此刻的她，掩面奔出。似仍未脱离激动状态。

“我明白了！我的症状是假性害喜，这种情况，通常会发生在很想怀孕，或是很怕怀孕的女人身上，而我正是很想怀孕的那种女人！可惜，我的梦每一次都落空。”

“你结婚几年了？”

“哦！三年了，我怀疑……我怀疑我是不是有问题。”

“如果你担心，我可找一天带你丈夫一块来检查。”

“不！他不会有问题。他已经有一个女儿。哦！我是指……过去跟他前妻生的。对不起，陆大夫，我又闹了一次笑话，谢谢你，再见！”

想到门诊室内陆大夫的问话，李婉更心虚更伤心了。害

怕谎言被识破，她只想赶紧逃离这医院，未料情急之下竟撞到一个来人。因为跑得太急，冲撞的力道更大，皮包不只掉到地上，更洒落一地现金跟首饰，非常惹眼。

“对不起。”李婉惶然的道歉，意识全无，只想赶紧把首饰和现金收好，离开医院。

浩之从容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弯身帮她捡拾，塞妥后，将皮包交还她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浩之含蓄而温文的走了，但从刚刚到现在，李婉那美丽而仓皇的表情却让他挥之不去。李婉对他没什么印象，只定定神，抓紧皮包，独自继续前行。

来到医院大厅的电话亭，满怀失落的李婉决定先打电话给伟青，可惜一直拨不进去。居然拨不通伟青的移动电话，真是希罕，这支移动电话是专为她而装的，可说专属于她。失望加上焦虑，她失去再拨的耐性。郁而失落的出了电话亭，四顾茫然。被盯梢了，她却浑然无所觉。

一出医院大厅，因为低血糖加上情绪低落，她开始头晕、步履不稳。突然一名粗壮男子一跃而上，企图抢夺她的皮包。这名男子从李婉在门诊走道上皮包落地，掉落一地现金首饰的刹那一路紧盯着她，伺机而动。李婉惊惶挣扎，尽管被摔在地上，但仍紧抓皮包不放。

“抢劫啊！救命啊！”

抢匪突然一脚用力踩住她的手，她因剧痛而尖叫松手，皮包被抢匪用力夺走，迅即逃逸。

“我的皮包，我的皮包！”李婉仓皇爬起，哭喊着，路人群起拥上围观，没有帮她。

正要开车离去的杨浩之见状忙下车，立刻去追。抢匪转了两个弯失去踪影，他不得不放弃。他喘息不止，往回走，正好看见医院前的李婉惊惶失措仍不死心地向路人求救，“我的皮包被抢了！帮帮我呀！帮我去追那个抢匪……”

“那不是以前那个唱歌的李婉吗？”终于有人认出她，开始兴味盎然的议论纷纷。

“好可怜啊！皮包刚刚被人抢了。”

李婉掩住脸，被众人认出自己，而且又如此狼狈，她有点不能忍受。杨浩之看着这一幕，一股强烈的悲悯涌上他心头，他奔上前，扶住快要崩溃的李婉。

“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”

李婉象遇到救兵，不由分说地抓住他，几乎是哭着哀求他说：“快带我走！快带我离开这里。”

“哦！”浩之愣了一下，连忙扶住腿软的李婉。众人望着他们，李婉两手仍掩住脸，她受不了众人这些好奇的眼光。

杨浩把摩托车开过来，要李婉坐上去。李婉仍掩脸哭着，浩之什么也没问，一踩油门，把车开走，甩掉了那一群路人。

浩之开了一会儿，在一个僻静的小公园旁停下来。李婉仍掩脸不断哭泣，仿佛仍未从刚刚的惊吓中恢复过来。

半晌，浩之才开口，同情而又自责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没有帮你把皮包追回来。”

李婉仍掩脸哭泣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

李婉仍泣而不语，浩之拿面纸给她。

李婉摇头，双手仍掩着脸。

杨浩之以关怀的语气说：“你可以把手拿下来了，这里没有别人；只有我。放心，没有人在你背后对你指指点点的了。”

李婉听到这话，果然拿开手。

“来！”浩之把面纸拿给她，又找来面镜子给她：“这儿有镜子。”

李婉对镜子探了一下脸，突然又悲从中来，又要哭起来。

“我的样子真难看，我怎么这么丑。”

“不，你本人比在镜头上更出色。”

李婉呆了一下问：

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语气充满不安全感。

“第一眼没认出来，第二眼也没有。但是刚刚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好象在电视上看过你唱歌。不过，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不唱歌已经很久了。”她无限唏嘘，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，紧张地说：“我怎么会坐上你的摩托车？我并不认识你，我只不过今天才在医院里碰见你。”

“不要紧张，不要怕。”浩之温柔敦厚地说：“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刚刚是你要我带你走的。”

“哦？”李婉呆了一下，想一想，似乎是对的。“对！我想起来，对不起，我真失态。”

“我姓杨，杨浩之。”他掏出名片，“我是××医院的心理医生。”

“我知道你是个医生，我对医生比较有安全感。通常，我不会跟陌生人谈这么多话的。”说罢，开始保护自己，布下防线。

浩之微笑，“我想也是。”

李婉不由分说，开了车门就出去。浩之跟出，边问：“你到哪儿去？”

“我回家，可是，”突然想起被抢，“我的皮包被抢我，我连叫车的钱都没有。”愈说愈惶然。

“我送你回去，你现在这样子，也不适合一个人叫车。”

“我……”李婉犹豫着。

“没关系，”浩之善解人意地说：“要是你觉得没安全感，我可以帮你打电话给你的亲人或是朋友，我请他们来接你回去。”

“亲人或朋友？”呆了一下，哀伤涌上来。李婉唯一的亲人是远在美国的妹妹。至于朋友，自从做了情妇，她完全断了来往。想到此，她的眼泪突然大串地流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浩之不知这话又触动她的伤心处。

“没什么！”她忙把眼泪擦干，“杨大夫，你真的愿意送我？”

“嗯！”浩之点头。

“可是我住得满远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！说得出地方，我就送。”

“我住白云山庄。”

“白云山庄？”浩之一愣，不正是他要去的吗？



车骑到白云山庄李婉处，浩之帮李婉开了车门，互道再见后，李婉走到大门，才想到钥匙放在皮包里，她根本进不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正要走的浩之见，转过头，停下问。